

六十载
文壇流火

东方文化馆

李望如 著

六十载文坛流火

端木蕻良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京)新登字190号

六十载文坛流火

李望如 著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
东里77号楼底商5号
(邮政编码: 100028)

发行者 中国华侨出版社

印刷者 北京燕山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32开本

字 数 100千字4.5印张

版 次 1992年5月第1版

印 次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074-445-0/G·146

定 价 3.20元



李望如近影（1991年3月美国洛杉矶）

序

端木蕻良

最近读到《六十载文坛流火》，作者李望如，里面提到1949年前的往事，似曾相识。他是谁？终于知道就是列躬射。本世纪三十年代，我在桂林和王鲁彦编《文艺杂志》的时候，就发表过列躬射的小说。后来在香港、重庆见过面，不觉五十年过去了。

这么悠长的岁月里，他哪里去了呢？原来到柬埔寨、泰国编华文报纸去了，先后出版了小说《白莎日记》、《还乡记》、《红萝卜》。《白莎日记》是根据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写的《白莎哀史》改写的，这使我回忆起当时的一些情况。

他是早就出版过《阿弓》、《残夜集》、《她的恋人》集子的。后来在1944年，重庆南岸文峰塔有一个受害女郎上吊自杀，震动山城，无不谴责玩弄女性的医生。他把新闻写成小说，那时候还不多见。他竟用通俗小说手法写成《白莎哀史》，很适合广大市民阅读，因此也跟着轰动山城，成为畅销书。他自然多得稿费，与那时“贫病作家”的境遇一比，也自然多了一些收入。于是文坛一下子就风传他发了财，连接着从人身攻击转到作品上来，说《白莎哀史》是色情作品。实际上一切都是无中生有。这件事可能使他很不愉快，也可能他因此出走异国去了！希望不是这样。总之，这是一件不应该发生的，属于庸人

自扰的事件。

现在，李望如已有八十岁以上了吧！他把亲身经历的往事写出来，使人重温文坛的风风雨雨和酸甜苦辣。他用《我的小传·片断》在《韩江》杂志连载以后，改用《六十载文坛流火》，更贴切、形象。据说有的读者，读到他两次入狱，已临死亡的边缘，随时就要就刑的情景，他的生花之笔，无异葆了流逝的青春。

他的这一部书，看来不仅是一部个人的自传，而且还是文坛的侧面史。

我读到最后一章，他已进入耄耋之年，远居异邦，却心怀故土，仍抱赤子之心，筹创东方文化馆来，意真情切，忠心耿耿，使我很感动：宝刀不老，共受鼓舞。

我在此说了上面一些话，一在互勉，二在读者或可由此思考到如何受益的问题。

1992年2月26日，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写作观点	(1)
----------------	-------

第二章 时乎不再	(3)
----------------	-------

1. 薛汕的及时雨	(3)
-----------------	-------

2. 韩侍桁所予希望之幻灭	(5)
---------------------	-------

未访曾来美国的艾青	(5)
-----------------	-------

在日本丘东平邀会郭沫若	(7)
-------------------	-------

泰国见马思聪缘由	(9)
----------------	-------

渴望与韩侍桁聚叙	(11)
----------------	--------

3. 意外捡回生命	(11)
-----------------	--------

4. 回国曲折	(12)
---------------	--------

5. 韩侍桁的信件	(15)
-----------------	--------

6. 何故写小传	(18)
----------------	--------

7. 内外共识	(20)
---------------	--------

第三章 初历文坛	(23)
----------------	--------

1. 从处女作《盐》说起	(23)
--------------------	--------

2. 《姆姆》、胡风与我	(26)
--------------------	--------

3. 《星火》文艺月刊	(29)
-------------------	--------

4. 《太白》、《大上海》、丘东平	(30)
-------------------------	--------

5. 《牢狱里的早晨》、沈从文	(32)
-----------------------	--------

6. 《自由谈》、《火炬》、《学灯》	(34)
--------------------------	--------

第四章 创作源泉	(39)
----------------	--------

1. 我写林山、杨村人.....	(39)
2. 接连入狱.....	(45)
3. 去年花五百大洋今再救命.....	(47)
4. 生死关头.....	(50)
5. 廿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55)
6. 在牢狱中成长.....	(59)
第五章 远溯鳞爪	(66)
1. 我与杨村人.....	(66)
2. 上海中华艺专晚会.....	(68)
3. 童心.....	(69)
4. 白鹭鸶, 叫鬼坑.....	(73)
5. 逝于甘地故居的曾圣提.....	(75)
第六章 破惑	(79)
1. 黎明前的闪光.....	(79)
2. 阴魂不散.....	(81)
3. 破惑之道.....	(86)
第七章 我与谢冰莹	(89)
1. 借阅《湖上闲思录》.....	(89)
2. 冰莹的六十五封信.....	(91)
3. 旧金山的访聚.....	(95)
4. 四次坐牢的故事.....	(97)
5. 超党派的先知先觉.....	(100)
6. 论薛汕的《北京杂记》.....	(101)
7. 满载而归.....	(103)
第八章 作品的重重风波	(106)
1. 《白莎哀史》在渝与《白莎日记》在台.....	(106)
2. 梅林、茅盾与《白莎哀史》.....	(110)

3. 难忘的读者来信.....(112)

4. 无瑕友谊.....(115)

第九章 身处异邦 心怀故土(123)

1. 梦想和火种.....(123)

2. 海外的耕耘.....(125)

3. 我的祈求.....(129)

4. 宝藏.....(131)

5. 获得非常的支持与鼓励.....(134)

第一章 写作观点

这里要写的小传，虽只记载事实，留作史料，但是仍与整个时代社会息息相关，故不能不先简述自己的写作基本观点。

用一句话说，这观点就是“不受任何局限”，亦即：一、力戒为党派所拘；二、力戒为个人利害、好恶、恩怨所拘；三、力戒为讨好读者所拘。

我在国内于三十年代用辛尔和列躬射笔名所发表的文艺作品，固然大多数基本是写实的，亦仍多少受主观偏激政治意识所惑而写出一些非据实的说教作品，使自己非常惭愧后悔。因为我到海外不久，渐悟真美善的真正意义，便力持自己的写作九字诀：“求真像、求真理、求进步。”从此改笔名为李望如迄今。

为表至诚，我曾请老友名画家周士心教授给写座右铭，力求自省：

“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老子：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孔子此语，大意是：不可妄加推测要力求真实，不可轻易武断要客观探究，不可固执成见要求就事论事，不可只顾个人要大公无私。

老子则告诫：追求真理大道，最重要是：在求知中求反

省，切忌自以为是。

再坦直言之，我之所以自信“不受任何局限”，是颇具实际条件的。因为我已能无他求，与世无争，最低生活无虞，尤能知足，与富贵绝缘。环境亦容许自由自在，日以读圣贤书（包括古今中外经典），以及琢磨自己文字为娱，而且越久越深感多写作不如多读书为妙。

因此，深信今天拙笔将可海阔天高，小小老百姓却不畏任何权威和强暴。

第二章 时乎不再

如上所述，或以为拙笔会是比较轻松，事实却正空前沉重。因为首先我已垂老残年仍是身在异邦，心驰故土，莫可奈何。

因此要特别写明：我写此小传的时刻是1990年10月，我要先高呼：中国人，中国人，时乎不再，时乎不再！这个时字的意义，不仅一般的惜时，主要是中国人应该及时觉醒，刻不容缓，以免错失改革开放的时机，成为历史罪人。

孔子是圣之时者也，此时字尤具有多少方面意义，太值得今天的中国人三思猛省，今天的中国人更是非勇敢迎接文化思想社会政治经济全面都在飞跃变化突破进步的新时代，抓住万不可失的时机前进不可。

1. 薛汕的及时雨

我须先略谈促使此时写此稿的起因，而这本是自己所未料到的。

今年6月我突然收到已隔绝约五十年的作家老友薛汕由北京来信。这是国内众多老友作家第一个能主动和我通讯的，使我特别悲喜交集，如在梦中。此后再经几次坦直至倾心声，我

不只几乎完全陶醉在这非常珍贵难得的纯洁老友情谊中，且自认有第六感觉，深信彼此一片衷诚。同时，薛汕亦催索我寄简历编入多种辞典，并邀约写小传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文学史料季刊》发表。初时我颇感陌生，经过深长思虑，似乎获有新启示：这该是时代的要求，故土的呼唤。于是我去信说明：须不说谎，讲实话。回应是：深有同感。我再去信。这去信尚在途中，薛汕9月份发表《怀念作家李望如》一文已寄到。

薛汕此文开头：“快五十年了，我才收到李望如从美国洛杉矶寄来的航信，正如他收到我的信，一再说：‘实在太高兴！’

‘你提到你和碧野都怀念及我，实在使我非常感动，’‘此刻情绪激动，难以细述。’我何曾例外，光有这个‘快五十年’，占人生的一半年月，也难怪他激动地说：‘使我每一思及国内老文友们，更不胜唏嘘，恐怕此生已难在故土与老文友们聚叙，而成为终生的最大遗憾。’”

我读了已觉得特别亲切，再读紧接的：“这是友情、乡情、文情。”我又为之不胜惊喜。

末段是引我去信的几句：“在海外这数十年，我最希望的是能与国内老文友聚叙，最失望的是迄今杳杳难期。”

最后的结语是：“现在，正在缩小这距离，应该是告一结束的时候。”

我更加觉得意义深长，为之猛省；时乎不再，时乎不再！然而，“正在缩小这距离”，亦可能距离仍难跨过，结束仍未有期。

是的，薛汕笔下，非常感动人，可能胜过官家皇皇文告号召。海内外多数知识分子有此觉醒，应该是事实。

无信不立，政府之于人民，更是无信不立，知识分子尤不可不坦白直说实话，言行一致，发挥信的力量，促成其信，才

能人立、事立、国立。

观乎巴金之变得更崇高伟大，主要是他最后那几部海内外传诵的呼吁不要说谎，应说实话的著作所致的，充分证明信的力量。

因此任何知识分子应当敢于不畏而直言。

2. 韩侍桁所予希望之幻灭

这里我不能不提及难以磨灭的悲痛。1986年，我经数十年隔绝后初次接到在老文友中最相知的韩侍桁的讯息，它突然在我的眼前闪现一直渴望的光辉，不幸旋即烟没，只留永无法填补的遗憾。这简直令人绝望：故土老文友一个个相继逝世，自己亦风烛残年，快要随时入土，回国与老文友们倾叙，回乡扫祭祖坟的梦想，看来已杳不可期，终将成泡影。

我一直很了解国内老文友，很难能够和我互通音讯，故从不敢认真梦想，现在试笔有关几个微妙例子。

未访曾来美国的艾青

艾青于前几年曾来过美国，初在纽约，后还到过洛杉矶，我都从报上获知。我在对日抗战时期和艾青很熟识，他欣赏我的小说，友谊较深。

当年由武汉撤退，我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随部退到湖南衡阳，艾青亦来此。有一次艾青很关切询问：近来有无写小说，如有可交他代寄《七月》（胡风主编的著名文艺月刊）发表。我刚写了《雪地》，便交请艾青看看，到我再去看他，刚跨进门槛，便看到他在小书桌前正站起来，一手还按着稿子，听到他高声赞叹：“好，好，美丽而有力！”我还记得，那时和他同

住的叶以群和以群的女友梁文若亦正在座。

过几天敌机大炸衡阳，我随一大群人向西门逃奔，炸弹纷纷在头顶落下，死了很多人，我竟幸免。而艾青匆匆离去，我不及将《雪地》稿子修改妥交他。此稿后来发表于桂林出版的《文艺杂志》(王鲁彦主编)，于1989年被选入重庆出版社印行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三编小说第二集。

艾青于临离衡阳时写了一名片交我面转陈守梅，名片背面写道：“列躬射的作品，美丽而有力，希多与交谈。”事先我已在艾青处见过陈守梅。他系“8·13”上海闸北之战对抗日军最前线的军官，我记不清他是连长还是排长。他亦是国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曾用S.M.笔名在最著名左翼刊物上海《文学月刊》发表新诗。

在此之前，我于武汉受训军营中，曾应孟十还之邀写了一篇以在日本警署坐牢为题材的短文，发表于孟当时在武汉办的刊物。现在已连刊物及我这短文名称都想不起来。(只记得孟十还在临抗战爆发前不久还主编《作家》月刊，大多是刊左翼作家的译作，亦有鲁迅的译作，我曾投过小说，孟十还复知待发表，但旋即抗战爆发，《作家》停刊。)可是后来艾青还特别告知，我这篇在孟十还的刊物发表的短文，已迅速被译成世界语，登在香港出版的世界语刊物，当时我曾即托友人由香港买寄这册世界语刊物。更可笑的是，后来我在重庆进中央宣传部任编审，于张道藩任部长时，我竟把这刊物交请张道藩一看。不久，我向他索回时，他找不出来却笑道：“我又不识世界语。”使我惭然，怪自己糊涂，亦颇佩张道藩的急智。

使我更难忘的是，当抗战后期我和艾青同在重庆时，他住在张家花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内，我常去文协，每次一定找他交谈。有一傍晚，我又到文协找他，很快就有些觉察

他似乎特别兴奋。更未料他忽然邀我外出晚饭，除了他的好友外，还有叶以群。饭后回文协，艾青仍兴奋而亲切和我交谈。最后我辞归，他特别送我出文协大门外，在两旁山坡上徘徊好一会。当道别时，他用力紧握住我的手，非常激动，盈溢诗人的热情说：

“当我们能写作时，就会显得更纯洁，更崇高，人生境界就会更美。”

我当时竟仍未领会此中奥妙，只以为艾青是在互相勉励。

过几天我再去文协，已找不到艾青，才悟到那晚情景特殊，原是为了他次日要秘密赴延安，非组织中人不得获知。而我亦更信叶以群一直紧跟艾青，当有特殊政治任务。

象这样程度的关系，艾青既来美国，我当然很想和他叙故，至少通音讯，这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再三考虑，犹豫不决，颇感莫名悲哀，终于不曾找他，亦未去信。这种复杂原因，实在难言。那时虽然开放改革热潮腾腾，我仍认为未必那么简单。而艾青在文革中吃尽苦头，亦已年老，恐再经不起打击。我这个久处海外的作家，和他交往，可能对他不便。再次，他对已隔绝数十年的老友未必仍能了解和信任，可能见面只客气一番，无所倾诚。我已能超越名利，尚知洁身自爱，何必去招惹可能的烦恼。因此我的结论是：顺乎自然，听从缘份，不勉强去碰运气，让记忆保留与艾青昔年的纯洁友谊，似更妥善。

在日本丘东平邀会郭沫若

当对日抗战前，我在日本东京一边写作，一边就读日本大学。那时不少左翼作家亦来东京，如魏猛克、林林、魏晋、陈子鹄等等，他们创办《东流》杂志，常到郭沫若家走动。恰好

亦在东京的丘东平和我已先互相倾慕，当时亦同于上海出版由我的好友侯枫主编的《东方文艺》月刊写稿。郭沫若非常赞美丘东平的小说，曾在《东方文艺》月刊发表《东平的眉目》一文，而我当时所发表的小说有的特别激烈左倾，如在《东方文艺》月刊发表的中篇小说《阿弓》，很受称许，如赵清阁在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写了一篇对《阿弓》好评的文字。又如当时丁玲在上海被捕后送南京软禁，韩侍桁向与丁玲熟识，故与丁玲常有来往。据韩侍桁自南京到日本给我的信说：丁玲读到我的《阿弓》后，大为欣赏，谓阿弓作者预定将来会成为大作家，韩侍桁则说题材和文章气魄惊人，惟须不断锻炼。（当时我已觉察题材的真实性有问题，今再想起更加怀疑，此文后虽出单行本，我早就想抛弃，所以所有出版单行本都尽力保存一册，惟《阿弓》未留。）故当时丘东平多次力劝我同往访郭沫若，说郭对我的作品亦重视。

丘东平这种劝邀往访郭沫若，本是合情合理的事。未料我有些莫名其妙，或可说有些古怪。我口里答应，却始终不去拜访郭沫若。原因是我内心认为一般大文豪会见一般新作家，可能只是客套敷衍一番了事，我向来怕这种虚伪或虚荣的交往。而且我既自许终能写“伟大作品”，又何须高攀？况我颇有自知，我的作品尚未到文豪们真正欣赏程度，向他们求教时机还未成熟。但是此怪行结果有意外收获。

当年郭沫若在日本，秘密警察监视严密，凡去访郭沫若的人决逃不了追查，而正好秘密警察早已在找寻我。因为我不只被视为激烈左翼作家，亦可能被疑为共产党员，且我代将《东方文艺》月刊等被视为赤色书刊交日本书店出售，犯了禁忌。如果我当时去访郭沫若，早就被捕。而等到他们查出我的住地，前往逮捕，我刚好已先修完日本大学学位，否则我的学业